

文学回忆录

Liu
Xinglong



刘醒龙

著



真诚面对
我们的时代

才能写出

时代中的我们



文学回忆录

刘醒龙

LITERARY MEMOIRS

Liu Xinglong

劉醒龍



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/ 刘醒龙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9.5

ISBN 978-7-218-13477-2

I. ①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57042 号

Liu Xinglong Wenxue Huiyilu

刘醒龙文学回忆录

刘醒龙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肖风华

丛书主编: 陈思和

责任编辑: 刘 宇 马妮璐

责任技编: 周 杰 易志华

装帧设计: 广 岛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1.5 字 数: 260 千

版 次: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陈思和

总序

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大潮从启蒙到革命，从抗战到解放，从浩劫到反思，浩浩荡荡。在此语境下的文学思潮，其主体也表现为激情引导下的青春澎湃，一路呼啸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中国文学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、宽松而多元的年代。

一九七八年初，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，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《伤痕》，一下子触动了全社会痛定思痛的神经，于是“伤痕文学”引起风潮。理论界还在那里忙着讨论什么“歌颂”还是“暴露”、“社会主义体制下会不会产生悲剧”等夹缠不清的话题时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呼啦一下通过了这部作品，由此开启了被称作“新时期文学”的方向。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的《今天》等一批民刊，被称作“朦胧诗”的新诗潮流开始在青年读者中广为流行，尽管不很确切，尽管引起了争论，但是“新的美学原则”由此得到普遍认可，改变了诗歌创作的路径。

一九八五年，一批知青作家尝试从民间风俗文化描写入手，融汇传统审美特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，以此改变文学与政治紧密捆

绑的写作观念，兴起了蓬蓬勃勃的“寻根文学”，这一创作思潮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家们转向民间、坚持写实和人文理想，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……

一晃，四十年弹指一挥间。这四十年来，虽然道路走得曲曲折折，但国家领导层面基本上遵守了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、不搞阶级斗争、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等承诺。经济建设带来国家的强盛，大国和平崛起的赞声不断出现。这个时候，我常常想起地球上的另一块土地，欧洲欧罗巴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，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，殖民政策给宗主国带来了广阔市场，国内经济发达，物质繁荣，人们陶醉在纸醉金迷的欲望追求之中，文学上流行了唯美主义、颓废主义等声色犬马的世纪末思潮。就在三十年后，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写出了《贝多芬传》，大声疾呼人类精神的追求。再过差不多十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，又是罗曼·罗兰发表了《超越混乱之上》的精神宣言，强调在国别以上，应该追求人类共同的精神。作家在国人与敌人的咒骂声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但咒骂他的人，却在战争废墟上不得不收拾残瓦一片了。

文学是社会的良知，是人类历史的见证。文学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被误解、被咒骂甚至被威胁、被迫害，但是优秀文学的真正力量，仍然在于无畏地揭示真相，肯定真善美的理想，让人性中的虚伪、凶残、血腥、无耻都感到战栗与无趣。记得很多年以前，无意中看了一部电视剧，剧中汉景帝对晁错说：“老师啊，你告诉过我，对的事情总是对的，错的事情总是错的。可是，为什么现在明明对的事情却变成了错的？错的东西倒好像变成对的了？”于是，晁错

被杀了。在临刑前，晁错对汉景帝说：“皇上，我还要说，对的，到最后还是对的；错的，到最后总是错的。”我想，两千年以前的对与错，现在已经一点也不重要了。但这样一种坚信自己是“对的”的理想，只有在文学作品里，才会被描写得那么生动，那么有生命力。这就是文学的不朽所在！

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“文学回忆录”丛书，意在为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，收录当代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，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、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选题。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和人的历史，将在这里“立此存照”，给当下一个见证，给未来一份信史，也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多维度认知作家的好读本。

策划者向继东先生邀我为丛书作序。恭敬不如从命，于是想到了上面这些，并与本丛书作者与读者共勉。

2017年5月27日

于上海鱼焦了斋

目
录

001	自序
009	第一章 获奖是过年，写作是过日子
082	第二章 唯有故乡才能给我们以未来
129	第三章 用别人的情，说自己的爱
167	第四章 生命是劳动与仁慈
228	第五章 一切才华都是抵押品
279	第六章 小说是写给自己的锦书
349	附录 刘醒龙著作年表

自序

打理这部与往事重逢的书稿，时常冒出一种古老感觉。如同前几天搬家，从柜子最深处翻出那瓶贴着“1997”标签、青岛产的干白葡萄酒，一边窃喜，一边找来抹布，正要擦拭，又停了下来。落在酒瓶上的一九九七年的灰尘，不擦干净可惜，擦得太干净了更可惜。来到新居所，第一件事就是将权当没被重新发现的灰蒙蒙酒瓶安置好。有岁月当底气，在阳光下深深浅浅不断变幻颜色的玻璃瓶中，老酒婀娜晃荡，仿佛是窗外那树每天一种模样的秋叶，舍不得打开瓶盖闻一闻酒香，品一品醇味，就已经沁人肺腑，醉人心脾。

在我的文学经历中，一九九六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，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，都是文学意义上“正面强攻”的重要节点。这年夏天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长篇小说策划活动安排在青岛。在此之前，以中短篇小说名义举办的活动涉足较多，以长篇小说为主旨的活动则是头一次参加。这也为自己两三年后，开始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。此外，整个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学风潮，正是这个时候显示出不将我卷入其中决不罢休的锐利锋芒。

第一次去青岛时，我已经很“恐高”了。由于人还年轻，可以

咬着牙在飞机上坚持一两个小时，落地后一两个小时，就能完全恢复。那时，从武汉到青岛有三十小时左右直达的火车，但是卧铺票难买的程度与机巧，比某些人削尖脑袋跑官买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飞机飞临青岛上空，在海上略一盘旋，还没有来得及看清舷窗外的鸥鸟船舶，机头突然往下一扎，像是要直接栽入大海，有超过半数的乘客惊叫起来。一九九五年底，我到克罗地亚访问时，受东道主安排去地中海上的赫瓦尔岛。当时巴尔干半岛上炮火纷飞，克塞两国正以举国之力打得不可开交，我们乘坐的客机以强击机的猛烈姿态，由浪尖上直挺挺地跌落机场。相比之下，青岛上空的飞机，由海空至陆地的驾驶动作，有点老练过头而显出几分油滑，不够格形容为跌落。只不过由于是在国内，乘客们心理要求更严格一些，才有惊呼之声爆发。这一点用在文学的各个方面也颇为相像，生长于本土的，各种偏好也来自本土的，总是要经过更加严格的考验。这样的生长与偏好，在本土中人看来，不仅是太熟悉了，还会受到千丝万缕的个人因素牵扯，谁都有可能用自身的东西来说事，进而生出貌似客观，实质上是以一己之主观，与这个文学时代过不去。

在青岛，我们策划了一套名为“新支点”的长篇小说丛书。回到武汉，正赶上商店推销一款由青岛出产的可移动式水冷空调，花了四千多元稿费买回去，装在办公楼内自己的写作间兼卧室里。整个办公楼，那时只有小会议室装有一台窗式空调，却不是随便就能使用的。我的这台可以随便使用，别人也可以随便蹭凉的空调，成了整个楼的宝物。来的人并不说是蹭凉，而是借口看看从未见过的新式空调。自己趴在写字台上写作，背后的床铺和椅子上，常常坐满了人。所幸单位后来非正式宣布了不是纪律的纪律，来蹭凉的才

急剧减少。前后四十多天中，白天给这空调加一桶水，晚上再加一桶水，硬是让武汉的火炉变清凉了，也将一向歇息的夏季，变成了新的写作季。按期写完交稿的长篇小说《寂寞歌唱》，在天津一家工厂印刷时，车间里的捡字工、印刷工和装订工，迫不及待地将油墨未干的一个个印张，订成比毛边书还要毛边的书，在厂内厂外传看，还请出版社的人带话给作者，他们厂正是这样的。引起工人们心中共鸣的是，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，只要来了一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家，陷入困境的企业就会起死回生。小说却写了一个所谓的改革家，如何将一家不错的工厂弄垮掉。一般来说，那个时期的印刷工人，都是十分可靠的读者。他们热爱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，在小说后记中，我明确地表示，这是“写给我的工人兄弟”。纯粹是某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，这部还未印行就被先期接触过的读者普遍看好的作品，最终尘封在出版社的仓库里。

记忆这东西，如果是她不肯要的，想千方，用百计，也无法使她留住。反过来，记忆执意要留下的，就是将脑海开一百个天窗，该留下来的还会摆在明目张胆的位置。摈弃只会拖文学下水的恩恩怨怨，让那些所谓绕不过去的坎，只在一个人心中“寂寞歌唱”，则是文学的宏阔天地。重要的是文学还在，作品还在。假如过程中有伤口与伤疤，最简单的方法是不使其直接裸露，想也不用想随手贴上一片创可贴。

正如一般回忆在山里长大的情景，总爱用孤陋寡闻这类浅俗套路来形容，往往词不达意，无法抵达真实时态。“文革”那些年，除了一两样出版物可以公开流通，其余本该烧了毁了，却未被烧掉毁掉的，在避过最猛烈的风头后，又慢慢地半公开出现了。这种半公

开，不是在教室里，也不是在会场上，而是放学之后，任我们漫山遍野撒欢的荒草地和小树林。有一阵，几个年岁相仿的少年，趴在山沟的岩石上，头挨头凑在一起，反复读一本残破不全的小说。小说结尾中写道，美国军舰开进胶东湾，送美军登陆后，山东解放区的中国军队派出代表到青岛与美军方面谈判。几个最远只到过县城的少年，在对青岛是不是岛的争论中，慢慢形成共识，这个叫青岛的地方，应当与上海滩一样洋气。上海滩地方太大，一般人不敢胡思乱想。青岛这样的小地方，正好让混沌少年浮想联翩。不可否认，能得到这个名叫洋气的理念，表明其内心与世界各地相同，并且可以通达世界各地。

洋气作为一种理念，在小说这种相对通俗的文学样式中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。某些后来评说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，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的风行，正是由于有着无可替代的洋气。洋气不只是一种理念，更是一种方法，一种态度，一种胸怀，就是不可以当成一种理想。在文学中，洋气是打破乡愁陈旧面具的天边陨石，是打通乡愁去路与出路的高速铁路。福克纳只用一枚邮票来比喻故乡的大小，道理也在于此。邮票是见过世面的，可以走到全世界，而不仅仅是对屁股那么大，脚掌那么大，碗口那么大的乡愁的沉溺。在中国文学阔大的乡愁传统中，洋气是神一样的存在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为了铺设给县城送电的两万五千伏高压线路，在大部分干部还在继续改造时，父亲等几个人提前由五·七干校解脱出来，派到全国各地采购相关材料。父亲都去了哪些地方，与我们无关，只知道他出门几十天，最后是从青岛返回的。父亲回家时，手里提着一只硕大的提包，打开来，里面装着的全是苹果。这成了父

亲一辈子经常提及的事。每一次，他都会开心地说，在青岛时，因为风灾，苹果堆在地上卖，花五角钱就买了一堆。也就是这一次，从父亲那里得知，世界著名的青岛啤酒，别处都买不到，青岛街上却是用大碗装着卖，一角钱一碗，随随便便就能喝到。日后，啤酒这东西也卖到山里了，偶尔在哪家供销社见到青岛啤酒，就忍不住多看几眼。终于喝上青岛啤酒是进厂当工人之后。不曾料到一直以来作为美好想念的物什，只喝一口，就一点不剩地吐了出来。这还不算，还要找来清水，狠狠漱几遍口。虽然后来弄明白，不是青岛啤酒不好，也不是自己口味不适，而是啤酒要新鲜才好喝。那个时期，食品类的东西从不讲什么保质期，是不是坏了，变质了，无法食用，全靠用鼻子嗅闻，用舌尖品尝。像青岛啤酒这类尤物，少说也要周转一年以上，才到达本地。若是今日，敢卖变质啤酒的，肯定会被罚得血本无归。五角钱一堆的青岛苹果，变了质也不影响著名的青岛啤酒，本质上，已经在向山里少年暗示一条不同的文学之路。想来也很有趣，那时，一群少年在一起说这事，最后定性时，用的也是洋气二字。

二〇〇六年五月底再到青岛，自己也领到生平第一个有大额奖金、配得上那个阶段消费时尚的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长篇小说大奖。才过一年，再到青岛，在一处隐秘的军港，基地指挥员指着一道长长的海堤一样的建筑，自信加自豪地说，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码头。这时候，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成军的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尚有六年，巨大的航母码头就静静地舒展在黄海边。这些依然可以用得上简简单单的洋气理念。不同时间，不同地方，不同的人，在各种各样条件下，对洋气一说的认可，绝对不是又一种崇洋，而

是借了洋的概念，释放不愿憋在某个角落里的情怀。崂山上，那道士玩穿越时的一堵墙，显得不那么可笑；那株白天是花，夜里是娇妻美人的白牡丹，其美妙能够渗入骨子里，比小憩时倚着一旁的千年古柏还要坚挺，也是洋气在推波助澜。

一九九四年初，从家乡黄州调入武汉当专业作家。我不善饮，更不多饮，却是武汉文学圈公认的酒桌上的开先河者。别人喝啤酒可以喝上半箱一箱时，我在一旁独自饮着干白葡萄酒；好不容易让别人也开始爱上干白葡萄酒时，我又一个人喝上了干红葡萄酒；等到别人也将干红葡萄酒往天上吹，我又转头去喝那只需两杯下肚准保额头出汗的真正酱香型白酒……说到底，这并不是什么真本事，无非是那一阵子，在全国各地跑得比别人多，先一步接触到一些事物。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完稿的长篇小说《生命是劳动与仁慈》，整整隔了一年，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“探索者丛书”出版。在青岛时，免不了要议论这书。这种议论从武汉到全国各地都有，最主要的有两点，一是说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在描写劳动。二是不认同书中人物离开乡村后，出于对乡村的怀念，有意将自己开的酒店打造成田园牧歌风格。后一点不仅遭到同行诟病，就连读者都说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谭。事实上，小说出版的第二年，武汉当地就出现了这类品格的酒店。至于劳动问题，更不用说了。一群普通少年在“文革”时期，还能惦念洋气，作家在文学上的构想更需要超前一点点了。

一九九六年夏天在青岛那一次，我们去到附近的一家酒庄。他们用自家葡萄园里的葡萄酿造一种名叫华东薏丝琳的干白葡萄酒。一行人中，端着酒杯，全都喝得依依不舍。那种醇厚与绵长，回甘

与沉香，只此一次，便长时间收藏在心里。几年后，有一次陪夫人逛商场，意外发现两瓶仅存的一九九七年产的蕙丝琳干白葡萄酒，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回家后，与夫人共饮了一瓶。在家中酒柜里一直存放至今的这一瓶，就是那次留下来的。时过境迁，回看当年随意之举，想不感慨也难。

经历了明处的，再了解暗处的，经历了正面的，再了解负面的，凡事知道得多一些，才能体会，何苦总是醉打山门。更能明白，人生过往，还是以微醺为最佳。假如心里总记着一些可以不必记着的不悦之事，又何必寄希望于青史！明明那块石头可以扔在路边，却硬要捡起来，抱在怀里不松手，是没办法走得更远，走得更久的。别人的手，别人的嘴，要写什么，要说什么，没办法控制，也不能以控制。自己的手和自己的嘴，一切责任指令全在一念之间。记忆再多能，不抵一瓶美酒。文学之事，标准高的与圣贤差不多，标准低的也要求做到与圣贤为邻。当初与自己在青岛和赫瓦尔岛乘同一架飞机的另一半人，对飞机的着陆方式不惊不乍，一脸淡然。那般若无其事，肯定是对机翼掠过浪尖的情形见惯了。就像五角钱一堆的苹果，一角一碗的啤酒，说一说就好，不可以真正当成与当前日子比较的要素。人吃五谷杂粮，谁不曾患过疥癣之疾。人走四面八方，哪能不走错路和不弄错方向。人著书立说，也不可能不写错字和说错话。既然蒙尘岁月已经不再打扰今天，就尽管让岁月灰头灰脸好了。俗话说，当父亲的要有当父亲的样子，当儿子的也要有儿子的样子。推广开来，开飞机的要有开飞机的样子，坐飞机的也要有坐飞机的样子。苹果、啤酒和葡萄酒也要有属于各自的样子，归结到最后，文学就该有文学的样子，作家就该有作家的样子。

第一次来青岛又离开青岛后，我顺路去了济南。在那里，与当地文学界贤兄雅弟小聚时，拜将军作家李存葆所赐，指我的小说是正面强攻。我也喜欢英雄好汉，对真正的军人也有着天生的信任。那些在战场上应用的简明军事术语，被用作诠释艺术真谛和万物真理时，表现力更加了得。一时间触动心绪，就着当地中了广告状元的好酒，作了平生唯一一次豪饮。一醉方休后，昏昏沉沉地听他们说，我喝了不少于一斤，也有说我至少喝了一斤二两。第二天中午临去机场时，还被送到附近医院打点滴。多年之后，再次面对来自那个年代的美酒，回忆起旧时美妙，分明只是到访的客人，偏要以一己之醉而醉山水，以一杯之雄而雄南北。那一次，我刚回到武汉，就接到济南作家朋友的问候电话，听他说了在济南与各位见面背后的秘闻，不禁暗自惊叹。文学之事，与用兵之道异曲同工。真正踏实可靠，有胆有识加上有实力，品格坚韧的作家才能悟出，并且卓有成效地实践“正面强攻”的文学精神。

2018年11月2日于斯泰苑

劉醒龍

第一章 获奖是过年，写作是过日子

1

不知不觉中，对过去的痕迹产生莫大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。在我心情郁闷时，这痕迹就像乡土中晚来的炊烟，时而蛰伏在屋后黝黑的山坳里，时而恍恍惚惚地飘向落寞的夜空。假如我的心情不错，本是无影无踪的痕迹，就会是雨过天晴之际，由那肥硕的蚯蚓一耸一耸地爬过，犁出一条宛如房东女人的粗针大线，并且更像小路弯弯的七色和五彩。更多的时候，心静如水，一切如同从来没有发生。痕迹便成了秋收之后弥漫在田间地头的各种印花，有四瓣，有五瓣，有敦实，有轻盈，那是狐狸和黄鼠狼，还有狗獾、猪獾，甚至还有果子狸，总之都是小兽留下来的脚印。我明白，在这些想法的背后，是自己离开乡土太久太久，太远太远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上忘乎所以地走了又走，最终也不会像一滴自天而降的雨水，化入江湖不见毫发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总是系着我

们的痕迹之根。

在习惯里，灵魂是果实，是人的贡品；痕迹是枝蔓，能作为薪柴就不错了。其实，人是大可不必对灵魂如此充满敬畏，对灵魂的善待恰恰是对它的严酷拷问。唯有这些充满力量的拷问，才有可能确保生命意义与生命进程息息相关。

很多时候，一个看上去毫无异相的人，会用其生命爆发出一
种异常强大的力量，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，得到的解释都与奇迹有
关。与之相反的是那惯于登高振臂呼风唤雨的一类：他们的伟岸是
不真实的，是别人的匍匐衬托出来的。他们的强悍也不真实，因为
与之对应的人并不是真的无法把握自己，是他们自己缴了自己的枪
械，自己废了自己的功夫。在时光的长河里，只要有人敢于苏醒过
来，哪怕只是对曾经的作为，画上半个问号，那些自傲的巨人就会
半身不遂，筋骨松散。坐着轿子行走，就算能日行千里，那本领也
是虚伪的。问题的实质是，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将拷问的鞭子对准
自己的胸脯。事关历史的过去不会开玩笑，也不会闹误会，刻在它
们身上的那些错误从来就不属于它们。过去的光荣与耻辱，甚至连
创造这些过去的人都不属于！他们已经逝去，烟消灰灭了！不管接
受还是不接受，它已经属于后来者。于是，过去是一堆包袱，过去
也是一笔财富，过去更是一种深刻。对于肉体，这样的深刻毫无用
处，它只能面对后继者的灵魂而存在。

怀想过去是实在的，无论它所带来的内容是憎恨、愤懑，还是
懊恼与醒悟。站在生活雄关上的人，离未来只有几步之遥。真要走
到那边去仍然很难。有过去在身后适时提出警醒，就是憧憬很多，
也不会迷失方向。所有能够被称为过去的东西，都会有它的用处。